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閨門秘術 第五回 孝子療親兩番割股 嬌娃救母一樣誠心

話說華兆璧見父親如此病重。一人暗暗悲苦。到了第六日，忽然想道：古人有割肝供母之事，可以療治親病。我雖不能割肝，何不默禱神靈，割股煎藥，或者神明憐佑，令我父親病好也未可知。想到此地，反而把愁悶解了許多，專等夜靜無人，去為此事。想罷就起來，復到房內服侍了一刻。見他母親只是痛哭，反以閒話解慰一番。那魯達光與湯德元也不時前來探望，華老那般的病勢，皆是見著搖頭咂嘴。惟有陶五真是難得；倒定身子日夜在他家照應伺候。

這日，到了上燈時候，頭次藥已經吃下，二次藥尚未煎好，兆璧的母親照應了幾個通宵，他也是五六歲的人，此時真因倦起來，在那裡打盹。兆璧見了，忙將他母親叫醒說道：「你老人家今夜先睡一睡，好在此有我們在這裡，明日也要人招呼。你老人家此時可就去睡罷。」

春姑、秋姑坐在牀面前，陶五此時已經回去。兆璧就對兩個姐姐說道：「你們在這裡看住，我到外面去求神！」兩個姑娘答應了，他就一人出來，到了前邊書房裡面。先將香燭點然，取了筆硯，跪在香案前寫了一道表文，無非是華童得病的緣由以及服藥無效的話。末後，就將他家中的苦況，以及他誠心割股，求神保佑的話寫了一篇。復又剪了燭花，一人禱告了一遍。將表文在香燭內焚化已畢，取了藥罐子，放在桌子上，又找了把利刃，復又跪下，將衣服解了，打出左膀，露出皮肉，又叩了幾個頭說道：「弟子華兆璧，因父病沈重，別無良策治理。只求神明保佑，速賜病痊。」

說到此處，忍不住的落下淚來。復又帶淚禱告已畢，就將利刃先在大膀子上用力一截，已有二三分之深，即將利刃一旋，已經割下一塊肉來，趕忙將刀放下，把那塊肉丟在藥煲之內，又忙的抓了一把香灰把刀傷掩住，以白布紮好。又磕了幾個頭，把臉上的淚痕揩淨，又將衣服穿好，端了藥罐子進房來，在火爐上煎好了。怕春姑及秋姑二人看出破綻，不敢使他們伏伺，便獨自一人到牀前用力將父親扶起，又叫了兩聲。華老微微的把眼睜開，兆璧就將煎好的藥漫漫兒的灌了下去，又將華童放下睡好蓋被，這才出來收拾外面的香案。

莫說無神卻有神，就因兆璧這一片誠心，發願割股，不但兆璧膀上割下一塊肉，連一些痛也沒有，便是華童服下此藥，不到四更時分忽然哼了一聲。春姑趕著進前去叫，華童把眼睜開說道：「我好難受呀！」

兆璧在外面聽見他父親說話，知道是醒過來了，真是喜出望外，趕忙的跑進房，到了牀面前叫道：「爹爹現在怎麼的了？」華老見是兒子兆璧，說道：「渾身如火炙一般，心中□分不好過，你快去倒些茶來我吃。」華老吃了，又問了兩句話，面又向牀裡睡去。兆璧知道有些轉機。格外不敢怠慢，就與他兩個姐姐坐在房裡。

過了一會，取個燭臺看看，不多一時，天已大亮。漸次的華童身上微微有汗，臉上的紅光又減了許多，各人自是歡喜。王氏太太因已天亮，也就起來，叫兩個女兒去睡。兆璧卻無心去睡，趕忙的就到魯達光那裡，告訴夜間的情形，請他來加減藥方。魯達光聽了這話，也是代他歡悅，就跟住兆璧前來。先來診了脈，便疑惑道：「這脈可真也奇怪。昨日微細萬分，眼見要沈下去，怎麼過了一夜，就如此轉機？並非我自謙，那藥方斷不能如此神效，總是你家祖宗神靈保佑。你們放心罷，雖不敢說□分不要緊，這五分數總可包了。只要再出點汗，得點小便，那熱就可漸次的退了。」

卻好湯德元已來，大家又談說了回，魯達光復將藥方改換，加減過了，辭了出去。兆璧一人心中明白，明是昨夜割股的道理，蒙神明保佑，故此有如此見效的快速。因魯達光說的話很有些道理，便請湯德元稍坐片刻。

他忙的取了藥方，將藥去配好回來，隨即煎出，與父親服下，從此人力天工，兩下湊合，他的父親就日漸全可，慢慢兒的又進些飲食。不上半個月，所病若失了。

大家正要擇日子謝神，那知王氏太太因他夫主病中辛苦太過，又受了些寒涼，他夫主的病勢方好，他又病將起來。可憐兆璧方才□六歲的小孩子，一連出這兩件大事，如何經受得起！別無法可想。只得一人暗地裡痛哭。

從前他父親抱病的時分，他母親還可助著照料，而且還解勸寬他的心，怕他因此又將反病起來，故此內外皆是兆璧一人照應。誰知他母親的病執與他父親的病一般無二，兆璧只得又將魯達光請來看診。頭兩天服下去的藥也是一點效驗也沒有，到了第三四天格外的沈重。加之他父親呼長喊短，要人服伺，真個不是人過的日子。

兆璧心下想道：「前日父親的病好，分明是割股之後有起色的，現在母親如此，何不再將右膀割下煎藥！」主意打定，預備夜間仍做此事。那知春姑自他父親病好之後，心下雖是歡喜，實是疑惑，暗道：「我兄弟那晚在外面進香，好一會子又將藥罐子拿了去，然後進來方才煎藥，隨後服下就好了，莫非他放了別的什麼東西？」自己一人在那裡疑惑，而且連日見兆璧那右手總有些負病的樣子，心下早已明白，只是不便詢問。此時見他母親又病，心中說道：「我父親有病明是兆璧割股好的，現在母親有病，我何不也如此誠求神明！」主意想定了，也就預備這日晚上前去割股。

且說兆璧日間將藥配好回來，先將頭次煎好與他母親服下。到了傍晚時節，先叫春姑做了飲食給他父親吃了，又過了一回，服侍他睡了，復又與大眾照應了一回，各事已竣，又將兩個兄弟安排去睡了。已到初更之後，又歇了一息，乃向春姑說道：「你在這裡面稍坐片刻，恐怕母親醒來。前日父親的病是我求感格的，今日我再去進香，你們不必出來。」

春姑道：「你前幾日已經辛苦，你在此處稍坐，外面進香等我去罷。好在敬神只要誠心。總可感應的。」兆璧見他姐姐說了這話，心中著急說道：「夜靜更深，你一人到外面進香如何可行！而且不甚雅道。我雖辛苦了幾天，也還不見怎的呢。還是你在裡面的好。」

春姑見他一定不肯，知道他是又想去作那事，不由的心中一酸，滴下淚來，說道：「你的用心我全知道了。你也不必瞞我！但我雖是女流，也是父母親生，豈不能報答！只要神靈保佑，也自可有效的。」說著不等兆璧再說，自己一人先出了房門，將香案排好，點起香燭，就要磕頭。兆璧見他已知，道：「你既有心發這大願，格外好極。我前日是先寫表文焚化之後，然後方割股的，今日你也要如此，我們兩人就同寫一道申表便是了。」

春姑答應兆璧，就取了筆墨，將病原以及二人誠心虔求的話寫好了。兩人遂叩頭禱告一番，將煲藥的罐子取了出來。兆璧仍是取那前日所用的利刃，春姑只好取了一把快剪刀。各人脫去衣服，露出手膀。究竟兆璧是男子，將刀抓在左手，認定右膀上割了一塊下來，放在藥罐裡面。春姑接住在左膀子上也割了一塊下來。兩人急忙將香灰掩住，彼此互相紮好。春姑先將藥罐送到房中，預備煎藥。這裡兆璧在外面又磕了幾個頭。將香收拾清楚。姊弟二人煎好了藥，輕輕將他母親喊了兩聲。

秋姑的年紀雖然小兩歲，倒也很知人事。知他姐姐和哥哥兩膀割下肉來，不能用力，他就端了藥碗，執了勺子，慢慢的將藥給他母親啖下。復又與他母親蓋好衾被，說道：「你們兩人如此辛苦，現在天還早呢，有我在這裡伺候，你們可歇一刻去罷。母親如果醒來，我再來叫你們便了。」

兆璧道：「我全不困倦，倒是姐姐去睡的好。明天還罷人呢。」春姑道：「我只熬了兩三夜，尚不辛苦，你是裡外受虧了，還是你去睡罷。」兆璧見二人苦苦相勸，他明明放心不下，只得在旁邊小牀上倒著身子躺在那裡，稍微歇息，俟等他母親出汗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